春秋補編
單

春秋補編序 初名春秋補傳

惟我朱夫子纂述詩易發揮書禮而[illegible]
經之義靡不煥然復明於世學官之所立儒士
之所習率皆由是而無他塗焉其於春秋則不
然既不得夫子之所修明並與其傳義定本而
疑之讀者因此往往眩辭迷指無可準的譬如
醫家衆方畢具而莫識其所用此補編之書所
以不得已而作也盖春秋者天理之繩墨王道
之權衡而聖人傳心之大法也粤自當時高弟
游夏之徒舉不能贊一辭其嚴可知已及後左

氏記其事以著實跡公羊氏穀梁氏發其義以究歸趣固亦多所出入矛盾然於經之體用可謂粗備矣至于胡氏之傳乃能晩出而深造之大綱則本之孟子微辭則取之程傳輒更輔以董王諸儒晉唐數家辭嚴義正緻密完具雖未必脗合聖人之本意抑在傳經亦不可謂不躋其堂室者也然而夫子之言曰胡春秋有牽強處又曰高而不曉事情又曰以義理穿鑿故可觀又曰若說時將文定說說去又曰縱不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玩其辭旨終始不滿者在非

如易之猶有本義可以與傳互備是將安所適
從夫疑則惑惑則怠怠則廢此生民必然之理
小事尚爾矧乎聖門莫大之經義而可無追輯
以冀萬有一補於是哉世采屛廢固陋僭不自
揆謹就二程子及夫子全書采摭整釐隨類附
經略倣四氏之規而復述其經傳大義別冠諸
書首蓋胡氏固曰取證於程傳然其不同者居
多且洎夫子所論時見集傳註中頗涉疎漏皆
非所以盡夫表章折衷之道則雖欲使世采不
爲此書其烏可得耶儻世之學春秋者姑以胡

氏為主而又能兼攷于此乃於其異者而必有
以叅之於其闕者而必有以推之於其未定者
而必有以硏窮之明辨嘿識灑然氷釋以至據
此之是證彼之非是則不待河南之終編紫陽
之著解真得互備之義而聖人傳心之大法殆
若親炙之其於推見行事深切著明尤豈少補
也哉唯其前後諸家之言可以羽翼此書者有
意廣取而力未皇暇同志之士盍相與勉旃時
戊午十月日潘南朴世采謹書

春秋補編凡例

一此編之例一以傳爲主次附傳次集傳次以遺書外書大全語類之屬繼之其間亦有以大義所關略加去就者

一集傳舊例程子傳係經文下朱子說在胡傳註中輕重不同然既已並采於永樂官本則似當通論也

一諸傳外易詩及四書朱子傳註乃皆不易之定論其次當先於遺書等書

一集傳有添語於程子傳之外者本傳末註傳

字不爲隔圈而連書集傳之文其末亦以集
傳註之使得文雖異出而意則相通也至如
朱子說則其異同處各註本條之下以標之
盖與兩傳之例不同也

一集傳胡氏註中所引程朱說其可用者依本
例其只解釋文義者皆勿錄其或當移用於
上下者亦頗隨例去就

春秋補編綱領

按聖人言行莫詳於論語而春秋乃其經世之大法也是故修經之旨往往見於論語推本比類無不燦然備具今採其書及諸經諸儒之說以為綱領一曰修經之本二曰經之事實三曰經之辭義四曰春秋通於五經六曰讀經之法盖以為必先舉其大義然後微辭奥旨可得而言也至於春秋諸傳之義亦附其後觀者其致思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此命禹曰予小子履敢
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
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
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
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論語
皐陶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書

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論語

子畏於匡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

下襲水土 中庸

莊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莊子

王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 文中子

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通書

程子曰春秋何為而作也其王道之不行乎 二程全書

又曰夫子當周之末以爲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荅顔子爲邦之語爲顔

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爲據耳語類

又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

胡氏曰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

世人恣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不惇己所當叙五禮不庸己所當秩五服不章己所當命五刑不用己所當討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 春秋傳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春秋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

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 語類

問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爲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晉長短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爲王道作耶爲伯者作耶若是爲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

又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孟子集註

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爲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

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孟子輯註

右修經之本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又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盖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而来之既来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又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 禮記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論語

問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旅於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此說亦然 論語輯註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

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
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
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孟子

又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

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
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闢田野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
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伯者
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
人也五伯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
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
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
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
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伯
之罪人也

董氏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漢書

又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

詐力而後仁義也
程子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
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孟子集註
邵氏曰平王名雖王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
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
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
有所待也邵子全書
又曰秦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爲伯者之
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王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伯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莫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羨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

大全

又曰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它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其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

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摝亦無甚大殺戮語類

又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葢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向非桓文有所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幷矣

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

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朱子曰是

又曰觀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右經之事實

子曰吾志在春秋公羊傳序

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禮記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
吳其死曰孟子卒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左傳
子乃因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傳故吳楚
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盟實召
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
以繩當世貶損之義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不得贊一辭史記
左氏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

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左傳

公羊氏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公羊傳

穀梁氏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穀梁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 孟子

胡氏曰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春秋傳

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朱子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

功有罪孔子也與奪他不得 語類
又曰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
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
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
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董氏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

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史記

司馬氏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纂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韓氏曰春秋謹嚴昌黎集

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 二程全書

邵氏曰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邵子全書

又曰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

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伯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伯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又曰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

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

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此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曰名分之書

胡氏曰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春秋傳

又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

又曰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

賊之黨
又曰天理人欲莫下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
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風水從
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朱子大全
朱子曰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
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大槩自成襄已前舊
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
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
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

是甚說話 語類

問春秋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又曰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

胡亂下

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

又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孟子集註

右經之辭義

莊氏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

荀氏曰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間者畢矣荀子

司馬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其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史記

楊氏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

乎春秋揚子

王氏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舉往易以知來文中子

胡氏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道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春秋傳

又曰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右春秋通於五經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二程全書

又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專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盖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别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又曰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又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
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他論其
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
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
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
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
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
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
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
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

如何

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又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語類

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經言其用理旣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大學衍義補

胡氏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

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李氏曰春秋所以難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

問春秋周禮疑難朱子曰此等皆无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語類

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不見得

又曰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

又曰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麽事明年有甚麽事禮樂征伐不知是

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
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去求聖人
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又曰春秋大旨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
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
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
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
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
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
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鑑戒爾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

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譏美爲言不知他何從見聖人譏貶之意

又曰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爲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又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

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又曰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為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盖義理自有着力不出處然此是後面事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靜後聽他自長

進便却不得
又曰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
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
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
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
說春秋者正此類也
又曰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
有發范明友奴塚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
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
春秋者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於

地中得夫子家奴出来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耳

右讀經之法

春秋諸傳附

問左傳可信否程子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聱隅問其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二程全書

朱子曰春秋之書只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只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

盖有言外之意 語類

又曰左氏傳是箇傳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他事皆功利之說

又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又曰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来好時便說他好做得来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而是非這是他大病

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

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濶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

又曰左氏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如言趙盾弒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若看

得左傳直是會趨利避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

右左傳

問公穀如何程子曰又次於左氏二程全書公穀傳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朱子曰想得皆是齊魯閒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語類

又曰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却是

儒者議論穀梁雖精細但有些鄒搜狹窄

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趙啖陸淳孫明復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

右公羊穀梁傳

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主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

仲子之歸于魯卽隱公兄弟嫡庶之辯揖讓之實可按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洎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毋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正則鑿矣胡傳序論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

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語類

又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

問三傳優劣曰左傳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又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

記事多誤

右通論三傳

李氏曰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延平答問

問胡春秋如何朱子曰胡春秋大義正語類

又曰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開合有精神

又曰春秋今來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自有難穩處

又曰胡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
又曰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胡文定義理
正當然此據處多是臆度說
又曰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月則
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文
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問今欲看春秋只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
見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
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是
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

如此今理會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為是不合於義理者為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

問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上來

又曰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人之心

又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

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況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家之心又未得如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

迺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謂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一字以貶之如此便為與如此便為奪則恐聖人不解恁地聖人當初只直寫那事在上面如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說得那地步濶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

事大與做時文荅策相似

右胡傳

胡氏曰程傳其說甚略然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言意之外者也 春秋傳

朱子曰春秋序云雖德非湯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因云伊川甚麽樣子細尚如此難難 語類

又曰今得程春秋解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爲决然之論

右程傳

朱子曰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話否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初頭一箇春王正月便說不去

問先生於二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摶唯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只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不能盡得之

然不中不遠矣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常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

右朱子不傳春秋

春秋補編卷之一

按程子作春秋傳止於桓公九年曹世子射姑來朝門人乃以平日所解說釐爲附傳其後爲春秋集傳者乃載其傳於經文之下又以附傳及他說續其闕然於明道文集及遺書外書所錄則亦多不採至如朱子大全語類及論孟集註語及春秋者集傳又多攙入於胡傳註中事例既異考閱尤艱今悉取諸書所論各附於逐條庶得其義而推之〇

又按程子曰春秋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朱子曰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加褒貶兩說不同正如易傳義程朱所主有義理卦畫之別此在學者所當互考潛心而契悟者也

程子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

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時故始於隱公 傳 ◯又曰始隱隱孫明復之說是也 外書孫說 見胡傳首條註 ◯朱子曰春秋魯史記之名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擧以爲所記之名也孔子因以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孟子集註

隱公 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程子曰元年隱公之始年 傳 ◯又曰元

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外書○朱子曰春秋傳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集傳○問胡文定說元字甚不能無疑元者始也正所謂辭之所謂太也今胡乃訓元爲仁訓仁爲心得無太支離乎曰楊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語類

春王正月　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傳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集傳

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道絕

矣傳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集傳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辭故

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傳○
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
書王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
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
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
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集傳○朱子曰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
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
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

中又曰劉質夫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本謂之春秋則似元有此字○又曰周正之說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止是今時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

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傳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盖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恠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又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語類此下有恁也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

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人自從水裏過與傳不同○又曰為胡氏之學者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

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竊謂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不若闕之之為愈也大全○又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設使聖人復出也便未易理會在書輯註○問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其向來只管理會此不放下竟擔閣了語類○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

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
之月孟子七八月之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
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
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
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
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
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問六
經無建子月惟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

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鬧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去天氣較暖便可涉過惟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止有此處說其他便不可說

附不書即位　程子曰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

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昭哀是也繼世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君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傳○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傳集○又曰公即位要必當特別有即位禮數不

書即位此禮不備故也今不可考其義難見
諸家之說所以紛紛語類○與傳不同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程子曰盟誓以結
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
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
内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
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
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
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傳○問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

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之書皆貶也遺書○朱子曰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集傳○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揚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語類此下有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

信俗不可得而善也語類此下有故伊川有言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

附不書至 問隱不書至程子曰告廟之禮不行遺書詳見莊公至自齊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程子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公諫而公不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

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集傳去此以上文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傳○又曰春秋大抵重用兵及土功外書詳見下文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者以正王法

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
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猶謹其名分男女
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
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
禮天子諸侯內則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
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
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卞矣春秋因其竊號
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
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
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

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况於宰乎傳○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書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爲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遺書○又曰春秋大抵重嫡

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外書○朱子曰春秋有書
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
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為
冢宰亦未敢信語類○又曰惠公仲子恐是惠
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
看○又曰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預凶
事之譏亦有理考仲子之宮是別立廟與傳不同
○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謂
豫凶事此非人情天王歸賵於魯正要得宰
寵魯這人未死却歸之賵正所以惡魯也曰

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舉漢梁王事云云又舉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一段大笑云以一箇人家一火人扛箇棺櫬入來哭豈不可笑古者大夫入國以棺隨其後使人擡扛箇棺櫬隨行死便要用看古人不諱凶事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程子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傳 ○ 朱子曰書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

不可曉 語類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程子曰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来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来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隣國爾 傳

公子益師卒　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傳○胡氏不用○問魯君書薨而諸侯書卒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別內外之辭朱子曰固是且如今虜主死其國必來告哀史官

必書虜主之死若虜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不書之也語類○又曰解春秋者全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

二年春公會戎于潜　程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夷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傳

○朱子曰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擅興自肆耳語類

夏五月莒人入向　程子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彼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辨諭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已絶難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

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以爲暴况入人之國乎 傳

無駭帥師入極 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傳

○或說翬帥師是未賜族如挾柔無駭之類到莊以後却不待賜而諸侯自與之朱子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箇是賜那箇是

未賜語類詳見下翬帥師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程子曰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傳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受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

迎于渭未嘗出疆也傳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乎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天子須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集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程子曰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傳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傳 ○又曰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遺書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程子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夫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傳

鄭人伐衛　程子曰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傳

○朱子曰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語類

三年春王二月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

○春秋之大義也　傳

已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灾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傳 ○又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言者盖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灾亂世則爲灾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集傳本在傳上 ○朱子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

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
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
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
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
而為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
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
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
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
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
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

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故春秋日食必書

三月庚戌天王崩　程子曰崩上墜之形四海
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
誅不書而自見也 傳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程子曰尹氏王之世卿
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
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
是敗尹氏世爲王卿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
其世繼也 傳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
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
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
諸侯不臣之甚也 傳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程子曰吉凶慶弔講信
修睦隣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
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傳 ○問諸侯書卒朱子
曰劉道原嘗言之此固當書卒 語類 ○又曰魯
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温公書謂薨
者臣子之詞温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詞者

恐亦非是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傳

癸未葬宋穆公　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傳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程子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不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簒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

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程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傳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子曰宋以公子

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摟諸侯而伐鄭固爲罪也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傳

秋翬帥師 程子曰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辯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辯是以及禍 傳 ○問翬帥師某謂春秋爲聖人褒貶之書其說舊矣然聖人豈損其實而加吾一字之功哉亦即其事之固然者而書之耳如翬帥師之類是也盖不待君命而固請以行則書之如是宜也或以爲

若是則一代之事自有一代之史春秋何待
聖人而後作哉曰春秋魯史之舊名非孔子
之創爲此經也使史筆之傳舉不失其實聖
人亦何必以是爲己任惟官失其守而策書
記注多違舊章故聖人卽史法之舊例以直
書其事而使之不失其實耳初未嘗有意於
褒之貶之也以是而觀春秋庶足以見聖人
光明正大之意而非特夫一字之功以私榮
辱之權也惟夫不失其實則爲善者安得而
不勸爲惡者安得而不懼孟子曰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宜哉朱子曰不知書羣帥師如何見得其不待君命而行之罪又如何見得舊例合如此書此須更有商量未達則闕之可也 語類 ○或說羣帥師未賜族如挾柔無駭之類無駭魯卿隱二年書無駭九年書挾卒莊十一年書柔皆未命也到莊以後却不待賜而諸侯自與之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箇是賜那箇是未賜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

二國搆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
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傳○朱
子曰擊鼓詩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
歸憂心有忡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
吁自立之時宋衛陳伐鄭之事恐或然也詩集
傳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程子曰州吁不能和
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
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
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

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傳○朱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孟子集註

附 石碏 問石碏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將立州吁四句朱子曰也是要得不殺那桓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碏老後柰兒子不何又問殺之如何要引他從陳去忽然陳不殺却如何曰如喫飯樣

不成說道喫不得後便不喫也只得喫 語類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程子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請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傳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傳

夏四月葬衛桓公　程子曰衛亂是以緩稱桓

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歿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 傳

秋衛師入郕 程子曰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傳

九月考仲子之宮 程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 傳 問考仲

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佾 集傳

初獻六羽　程子曰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此前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傳 ○又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邾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為主也 傳

螟 程子曰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傳○朱子曰書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語類詳見上 鄭人伐衛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傳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程子曰魯與鄭舊脩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

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為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傳○問鄭人來渝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遺書○朱子曰鄭人來渝平渝變也盖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故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集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程子曰始平
于齊也傳
秋七月　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
後成歲也傳
冬宋人取長葛　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
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
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
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程子曰伯姬爲
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

不書憫其無終也傳○胡氏不用

滕侯卒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傳

夏城中丘　程子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興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義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

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重輕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傳

○又曰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遺書

○又曰春秋重用兵土功 外書 詳見上克段于鄢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

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
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盖緣禮文有立嫡子
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盖謂嫡耳非以同
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
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
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弑之禍書弟見
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傳 ○
又曰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
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
不同母乎 外書

秋公伐邾 程子曰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傳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傳○朱子曰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語類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程子曰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不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

其辜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罪

傳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程子曰齊侯將平
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
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
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傳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程子曰魯有朝宿之
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
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
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

以祊歸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
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
也 傳

庚寅我入祊 程子曰入者內不受也義不可
以強入之也 傳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程子
曰宋爲主也盟與鄭絶也 傳

八月葬蔡宣公 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
不及期簡也 傳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程子曰鄰國

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已與臣盟義非安也 傳

螟 程子曰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傳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程子曰未賜族書名而已 傳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

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傳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灾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灾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灾也傳

夏城郎　程子曰書不時也傳

冬公會齊侯于菂　程子曰謀伐宋也傳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程子曰爲師期也傳

夏暈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暈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傳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程子曰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傳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程子曰取二邑有之盜也 傳

秋宋人衛人入鄭 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三國入之 傳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程子曰宋

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程子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

獨相率而朝魯得為禮乎傳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程子曰謀伐許也傳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程子曰書
及內為主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傳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子曰羣譖于桓公
而請弒之公祭鍾巫館于寪氏羣使賊弒公
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人君終于
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
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

無臣子也 傳 ○朱子曰凡魯君被弑則書薨而以不地著之盖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集傳 ○問魯君弑而書薨如何曰晉史書趙盾弑君齊史書崔杼弑君魯却不然盖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 語類○與傳不同

附不書葬 朱子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將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

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
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矣
大全

春秋補編卷之一

春秋補編卷之二

桓公 名軌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諡法闢土服遠曰桓

附年號 朱子曰胡文定說元年不要年號且如今中興以來更七箇元年若無號則契券能無欺弊者乎 語類

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傳 ○又曰桓宣與閒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集傳 ○朱子曰書

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威公之書即位則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弑葬亦無義意語類○與傳不同○又曰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始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故胡文定却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程子
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盖欲易許田
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而求之
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
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傳○問鄭
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為易祊田黎淳以隱
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
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
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
祀也遺書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傳

秋大水　程子曰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程子曰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

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傳

滕子來朝　程子曰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傳

胡氏不用○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爲桓公弒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

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辨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辨之其自降子而一切從省亦何足恠者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凌弱尊大抑小不公之甚程沙隨說春秋見得此意却頗有理集傳○與傳不同○又曰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

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却恐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爲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来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語類○又曰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

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程子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傳 ○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 集傳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

者不受而強致之也 傳

秋七月杞侯來朝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傳

蔡侯鄭伯會于鄧 程子曰始懼楚也 傳

九月入杞 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傳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程子曰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

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傳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告廟而書者 遺書 ○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三年春正月 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弒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 傳

公會齊侯于嬴 程子曰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 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程子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傳 ○問胥命齊衛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亦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故彼此相命以成其僭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戰國諸侯齊魏會于濁澤以相王其後秦人致帝于齊約共稱帝此其明證也朱子曰說亦有理 集傳 ○程子曰春秋書盟皆貶惟胥命之事稍為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遺書 ○問

或者以謂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爲方伯
故春秋變文以譏之也愚謂若如或者之說
則於文義爲順恐合經意彼春秋諸侯私相
要誓誠爲可罪然其私相會聚交政中國雖
曰不盟亦未見其有可取也彼所謂相命而
信諭謹言而退凡交際之間有投合者大率
皆然又何足以爲異而必變文深許之乎況
齊僖衛宣行事載于春秋譏舉一端如紀會
挑丘等事莫非傾險之習則其相命之際不
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槩以

相命為可取愚未敢深信朱子曰史記書齊衛會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胥命之說○大全與傳不同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程子曰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傳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程子曰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傳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子曰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

也 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傳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子曰見于廟也 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子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傳

有年 程子曰書有年記異也人事順於下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

故大有年則書之 傳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来聘 程子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矣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傳

附 不書秋冬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程子曰

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遺書○朱子曰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着刀穀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語類○與傳不同○又曰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某嘗謂

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盖自說則横說竪說皆可論難看便說不行

五年春正月甲戌 程子曰下文闕 傳

夏齊侯鄭伯如紀 程子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程子曰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仕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傳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程子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傳○朱子曰春秋初時天王尚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来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著他語類

大雩　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

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
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
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傳 ○又曰古
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播種而祈穀
夏則恐旱暵而大雩 集傳 ○又曰書大雩雩及
上帝以見魯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 遺書

螽 程子曰螽蝗也旣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傳
○朱子曰書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語類 詳見隱
鄭人伐衛

冬州公如曹 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傳

六年春正月寔來 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傳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程子曰謀齊難也 傳

秋八月壬午大閱 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 傳 集 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

以保其國乎 傳 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為國謀武非公之私欲也 集傳

蔡人殺陳佗 程子曰佗弒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傳 ○朱子曰佗之弒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 集傳 ○又曰如蔡人殺陳佗都不曾有陳佗弒君蹤迹 語類 ○與傳不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　程子曰嫡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傳○又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集傳○朱子曰猗嗟展我甥兮言稱其爲齊侯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六年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詩集傳

冬紀侯來朝　程子曰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

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傳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傳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程子曰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

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
此明其義矣三國之来別立義也 傳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
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傳

天王使家父来聘 程子曰桓公弑立未嘗朝
覲而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傳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
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傳

冬十月雨雪 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

異也傳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紀　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来而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毋也傳○又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書其来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問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盖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集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傳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傳○程子作傳止此

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為主　附傳○又曰左氏載其事曰

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欲而以與我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爲主甚其惡也集傳○又曰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外書

十有一年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朱子曰公羊就宋執祭仲處說得權又怪異了語類見集傳本條

突歸于鄭　程子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附傳

鄭忽出奔衛　程子曰鄭忽出奔衛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附傳○朱子曰如書鄭忽與突事纔書突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語類○與傳不同

十有二年夏六月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集傳

十有四年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程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附傳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程子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遺書

十有五年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附傳 ○朱子曰如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要因鄭伯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 語類詳見上鄭忽出奔衛 ○又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

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與傳不同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附傳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朱子曰朝非微者之禮集傳○又曰沙隨春秋例說滕子來朝最爲精當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稱人穀鄧書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諸儒之說亦莫之能明也語類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旣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

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附傳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附傳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子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附傳

十有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 問書蔡威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請謚如何朱子曰此只是文誤 語類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集傳○又曰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卻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遺書○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語類○又曰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

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爲是不合於義理者爲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只是春秋却精細也却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莊公 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朱子曰毋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 年譜 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詩集傳 ○又曰猗嗟齊人

極道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程子曰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集傳○與傳不同○又曰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也遺書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程子

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附傳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程子曰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附傳○又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集傳○朱子曰春秋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至以日月爵氏名字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有箇子突孔子仍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語類○與傳不同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程子曰朔搆其兄而
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
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附傳

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朱子曰以直報
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
當報則止一觀天理之當然聖人之心終不
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
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
心也若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誠若忠且

厚矣而於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豈不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别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讎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報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 集傳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程子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

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
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
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
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又曰
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
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
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
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
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
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集傳○又曰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遺書

附左傳言子糾　程子曰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遺書

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程子曰及某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附傳○又曰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外書

附管仲功罪 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荅子路子貢之言數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而明矣 集傳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之諒亦無也 論語輯註 ○又曰桓

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
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
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
義將自免而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
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
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
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
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論語集註下同

○朱子曰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論語輯註 ○又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

十年春二月公侵宋 程子曰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烝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爲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二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

蓋誅其禍亂之道耳文集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朱子曰荊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不敢驟交於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語類

冬十月齊師滅譚 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

於秦晋使之不竟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早而易成 附傳

十有三年冬公與齊侯盟于柯 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朱子曰凡事貴謀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讎反與之燕會又爲之主昏豈特不能而已既親與讎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去報見讎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沒氣勢又況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擧莊公雖

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箇時勢
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自來名諸侯莊公不
赴可也今桓公名爲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
是叛齊乃叛周也春秋只是舉事如此寫在
如何見他譏與不譏又問使莊公當初自能
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
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王不用去隨
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 集傳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程子曰齊桓

始霸仗義以盟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附傳○朱子曰春秋序桓績盖所謂彼善於此也大全○又曰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子曰鄄之臣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而取怒

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滕而往盟爲遂事 附傳
○又曰此是本去滕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遺書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程子曰齊桓始伯責魯不恭其事故来伐也 附傳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集傳 ○問肆大眚如何曰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誤之事故也 遺書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程子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大也 附傳

冬公如齊納幣　程子曰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附傳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程子曰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二年方逆蓋齊難之 附傳

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子曰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姻好 附傳

二十有四年秋公至自齊　問書至如何程子曰告廟而書亦有所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遺書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問丁丑夫人入何故獨書曰入程子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遺書

冬郭公　程子曰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 遺書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附傳

二十有八年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集傳○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程子曰一歲三築臺明

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附傳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即位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秋八月季子來歸　程子曰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集傳○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寬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斁九法之書爾又曰季子來歸如

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與傳不同○又曰季子來歸以爲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從何異然則其歸也何足喜蓋以啓季氏之事而書之乎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朱子曰禘是

祭之甚大甚遠者若時祭及祫祭止於太祖
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
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成王賜魯重祭故得
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
配之集傳○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
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
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為禘也
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以羣廟之
主合食是為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為得用天
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

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即當言有事吉禘于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遺書

冬齊高子來盟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附傳

十有二月鄭棄其師 朱子曰清人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游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

散而後已爾詩集傳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程子曰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附傳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問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恐當從左氏閔公二年之傳胡氏謂齊人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書曰以歸何以決知其以喪歸于魯乎且七月齊人以喪歸魯而十有二月其喪方

至豈若是其遲遲乎朱子曰凡書以歸皆爲以之而歸其國如戎伐凡伯之類大全

二年春正月城楚丘 朱子曰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盡可法哉集傳

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 程子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附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

何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語類

遂伐楚次于陘　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爾非素謀也集傳○或問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蓋桓公每事持重當時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哉曰然○又曰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故夫子稱正而不譎論語集註○程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爲作春秋而

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外書○朱子曰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

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意不肯解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語類○問論語觀其所由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朱子曰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

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召陵之師之類是也集傳○又曰如召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別

齊人執轅濤塗　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孟子輯註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附傳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附傳

○朱子曰會王世子却是威公做得好語類○

又曰書會王世子與齊威公也

冬晉人執虞公　程子曰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附傳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程子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弒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于齊致于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

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只稱夫人此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夫為首正與此合遺書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程子曰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附傳故不殊會集傳

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程子曰云諸侯盟見宰不與附傳○朱子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集傳○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是語類○又曰觀其子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朱子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集傳　問大過上六

爻本義謂是殺身成仁之事莫是如晉荀息之類否曰荀息所處未得爲成仁者大全○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語類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

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
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
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
人被殺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
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
曰這般事便是難説獻公在日與他説不聽
又怎生奈何得後来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
了他集傳○又曰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
罪討之也

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朱子曰書山

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灾異有所自致也語類詳見

隱 鄭人伐衛

十有五年秋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程子曰春秋書灾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灾人事不勝則天為灾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外書○又一條見下六鷁退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程子曰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 遺書 ○又曰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 又一條見下文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

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集傳

十有七年夏滅項 程子曰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爲也故不諱 附傳

十有八年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程子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辠大矣 附傳

齊師敗績 程子曰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附傳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朱子曰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不必稱也 語類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程子曰宋率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附傳

二十有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程子曰公戰也 傳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

敗績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程子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圖箇甚遺書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附傳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

未可知 集傳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程子曰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附傳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朱子曰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

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又曰晉文公詭譎

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

名謂治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 集傳

○又曰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故

夫子稱譎而不正 論語集註

楚人救衛 朱子曰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 集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問晉侯之執曹伯是否程子曰曹伯有弒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

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遺書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朱子曰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横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淪浸必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朱子曰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 集傳詳見上盟于葵丘

冬天王狩于河陽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

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胡傳註○朱子曰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傕郭汜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又曰文公所為事却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語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淫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集傳○又一條見上并宋人

附 甯武子　程子曰甯武子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論語集註 ○朱子曰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附傳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　朱子曰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如三卜四卜牛

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集傳○程子曰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遺書

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朱子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集傳○又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

于殽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附傳

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　程子曰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温遺書

春秋補編卷之二

春秋補編卷之三

文公 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附 即位之禮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尹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盖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

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集傳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怨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怨以取敗故書敗績附傳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程子曰魯所以有禘者只是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當言有事遺書詳見閔吉禘莊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程子曰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附傳

三年夏五月秦人伐晉　程子曰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附傳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

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附傳○又曰春秋喪婚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為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為婦違禮而婚則不可謂之夫人遺書○又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

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公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婚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婚同也

秋晋侯伐秦　程子曰秦違忿以伐晋晋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晋聖人取其能遷善悔過乃其善也

附傳乃其善也集傳退在不復修怨下　稱晋侯不復加譏見秦

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 集傳 ○朱子曰胡氏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徵辭隱意未易言也 語類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附傳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程子曰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附傳

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程子曰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附傳

六月秋季孫行父如晉　朱子曰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論語集註

附秦伯任好卒　朱子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

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
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
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
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
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
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
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子之不幸而歎秦
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
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
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命從死工匠生閉

墓中尙何怪哉詩集傳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程子曰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附傳

晉先蔑奔秦 朱子曰如先蔑奔秦書則是貶先蔑不書時又不見得此事若如今人說教聖人如何書則是語類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

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附傳

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朱子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己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 集傳

丙戌奔莒 朱子曰文定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孟子云君子不謂

性其語便無病集傳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附傳○胡氏不用

秋九月癸酉地震　朱子曰書山崩地震之類知灾異有所自致也語類詳見隱鄭人伐衛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程子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毋先君後夫人禮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盖嫡妾之亂自茲而始附傳○朱子曰惠公

仲子想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論不必如孫明復之說集傳○又曰僖公成風東晉簡文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王后並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為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為常此禮於是乎紊矣語類

十年夏秦伐晉　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故夷之附傳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曲程子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附傳

十有三年秋七月世室屋壞　程子曰觀春秋中文享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集傳

冬十有二月公還自晉　問還復程子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遺書詳見莊公至自齊

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程子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

楚也 附傳

冬齊人執子叔姬　程子曰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爲故曰齊人 集傳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程子曰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附傳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程子曰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 集傳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不及盟　程子曰魯齊既先約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集傳

十有七年春晉人陳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附傳

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朱子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論語集註○問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

惠迪吉從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著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輯註

宣公 名倭文公子赤庶兄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子曰桓宣與聞乎

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

則其惡自見 集傳詳見桓即位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程子曰脫氏字

附傳 ○朱子曰遂以婦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 語類

夏季孫行父如齊 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

非私意起而反惑歟集傳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附傳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程子曰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集傳○朱子曰左氏見識甚卑云孔子曰惜哉越竟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程子曰此春秋之
大義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
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
遂不反乃可免也 外書 ○范文甫問程子以趙
盾弑其君夷皐又問許世子弑其君買曰皆
從傳說○朱子曰如趙盾事初靈公要殺盾
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
這箇罪首合是誰做 語類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

朱子曰牛傷牛死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語類

詳見僖四卜郊

猶三望　朱子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望也語類

詳見僖四猶三望

楚子伐陸渾之戎　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語類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程子曰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

不能為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 集傳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問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程子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遺書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朱子曰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各自分明 語類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程子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附傳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強盛主盟中國 集傳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程子曰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附傳

丁亥楚子入陳　程子曰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 附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程子曰致亂之臣國

所不容也故書納附傳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子曰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附傳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朱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罪其貳霸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集傳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于同盟于斷道 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
書同盟傳附
成公名黒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程子曰楚爲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
強圉要結隣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
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
侯則魯可知矣傳附
三年冬十有一月鄭伐許 程子曰鄭附於楚

二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附傳

四年冬鄭伯伐許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附傳

五年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附傳

七年秋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程子曰諸侯同心病楚 附傳

八年冬十月衛人來媵 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女子

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因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附傳

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程子曰諸國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附傳○胡氏不用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

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附傳

十年夏五月齊人來媵 問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程子曰然 遺書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程子曰不以王命興諸侯師故書乞 附傳

三月公如京師 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附傳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程子曰以伐秦爲遂

事明朝爲重 附傳

十有四年秋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程子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遺書

十有五年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弒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

盟見其既同矣附傳○胡氏不用

秋八月宋殺其大夫山　程子曰山去族害公族也附傳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程子曰吴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吴親襄十年祖之會與此同十四年向之會亦同附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程子曰春秋所

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遺書見僖六鷁退飛○又曰雨木冰上溫而下冷

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乞師　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亂故師出後期附傳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程子曰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卹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為恥也附傳

曹伯歸自京師　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絶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附傳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程子曰寘之于苕丘也 附傳

十有七年夏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 附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問胡氏傳欒書弒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弒何也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

許厲公可廢而不可弒也張洽言傳中全不
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爲當如作此傳雖不可
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
意絶不可曉不知何謂也胡傳註○又曰胡解
晉弒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是爲欒書
出脫曾問胡伯逢曰厲公無道但當廢之語類
○又曰某舊不曉文定之意後以問其孫伯
逢他言此處有意思但難說出左氏分明有
稱君君無道之說厲公信有罪但廢之可也
欒書中行偃直殺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

罪故難說出後必有曉此意者

附晉悼公立　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攛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

才一般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纔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集傳

襄公 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程子曰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附傳

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程子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附傳 ○朱子

曰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 集傳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程子曰吳來會非為主也 附傳

冬戍陳 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盖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集傳

十年春公會陳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程

子曰相之會義與成十五年鍾離同 附傳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 程子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附傳

十有一年夏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附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程子曰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

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附傳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附傳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程子曰向之會亦與成十五年鍾離同附傳

附蘧伯玉 朱子曰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

而出亦其事也論語集註○又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玉之君子輯註

十有六年春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公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朱子曰五伯旣衰溴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這箇自是差異不好傳集○又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鎭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握

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 語類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同圍齊 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附傳

十有九年秋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 集傳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朱

子曰窮之於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集傳

二十有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朱子曰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而叛是要君也楊氏以爲武仲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 論語集註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 附傳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吳子使札來聘　或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

明君臣之大分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集傳

○問夷齊孔子稱之曰仁何也程子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遺書○朱子曰季札辭國不為盡是語類

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程子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嘗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

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遺書

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程子曰左傳叔孫豹會趙武以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附傳○朱子曰春秋大義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語類詳見桓成宋亂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

親弑也故書國人附傳

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容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三月取鄆 程子曰乘國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附傳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禀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附傳○朱子曰春秋難曉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語類○與傳不同

莒展輿出奔吳　程子曰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鄬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附傳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程子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彊為霸者之事 附傳

九年夏四月陳灾　朱子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

大速與魏大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集傳

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利其國而誘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弒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弒父弒君之罪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為之盟主也以弒君之賊會弒君之賊同惡相救非惟不能討其罪亦不敢討其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

態也是烏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責其討般典刑紊矣朱子曰甚善 大全

十有二年冬十月晉伐鮮虞 程子曰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附傳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 附傳

公不與盟 程子曰公不與盟晉不使與盟雖

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辜也附傳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范文甫問程子以許世子弑其君買曰從傳說外書詳見宣趙盾弑君○問春秋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朱子曰也見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類如何曰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書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語類○張洽問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

而考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説遂執此一句以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鍜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為遂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

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為如何朱子曰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甫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考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大全

附

子產　朱子曰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

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擧其重而言也（論語集註下同）○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聞也○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孟子輯註）

葬許悼公　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附傳）

○與傳不同

二十有二年夏六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朱子曰書王猛又書王子猛皆不可曉所謂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此乃據春秋例以爲之說耳語類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朱子曰春秋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爲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久矣安能聚衆聚衆不過得游手聚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事見左氏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

想料之言耳何足爲據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誤矣(大全)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問公孫碩膚集註之說如何朱子曰魯昭公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曰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語類)○又曰如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詳見桓公夫人如齊)

齊侯唁公于野井　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旣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

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集傳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朱子曰叔孫婼祈死事把他做死節本自無據後却將至自晉一項說又因穀梁公孫舍云云他若是到歸來也須問我屋裏人如何同去弑君也須誅誅討斯得自死是如何語類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　程子曰定公至六

月方即位以見季氏之制也集傳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
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
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
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附傳
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程子曰
楚恃其强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
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辠以行天討無功

而還故書侵以罪之附傳

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

故書公及附傳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朱子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集傳

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　程子曰齊服義而来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鮮在哀公八年附傳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墮郈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爲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語類○又曰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朱子曰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

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郈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耳叔季二家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但費郈之叛荐為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 集傳

○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 語類

附孔子行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論語輯註下同○又曰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膰為得罪於君耳○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氏何也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

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那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孟子輯註

哀公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二年夏四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外書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朱子曰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但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若輒賢而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茍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集傳○又曰夷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視棄其國猶敝屣爾

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
年而語明矣
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　程子曰書曰湯既
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
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
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王都至國都皆有之
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
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 集傳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朱子曰景公

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 論語集註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 輯註

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 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附傳 ○朱子曰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 語類 ○與傳不同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程子曰内失邑不書

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恐吳伐彼故賂齊以說之 附傳

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程子曰不云我田旣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 附傳

十有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朱子曰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論語集註 ○又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論語集註 ○或問昭公取同姓

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當時吳強盛中國無霸昭公藉其勢不得已而然非貪其色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孟子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

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錄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記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尊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孔子感麟而

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盖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或問麟鳳和氣所在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集傳○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

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語類下同○又曰胡文定謂春秋絶筆於獲麟爲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爲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

附續經　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程子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攷究極有失作經意處遺書○或言絶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惟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

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外書

春秋補編卷之三 終